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南陔之什

南陔古京反季子相戒以養餘尚反也



白華季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適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

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

吳樞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歛後乃得

毛公傳彼注又云後世衰澁幽厲尤甚禮樂之

書稍廢棄以為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為不見

此序故也。張氏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

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

或由施之於望非若歌之可習。○**鄭氏曰**鄉飲



酒瓊禮皆曰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  
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是遭戰  
國及秦之世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由  
毛公爲故巡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  
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管遂通  
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孔氏**曰據六月之序由  
庚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  
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蘇氏**  
曰毛公推改什管予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  
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六月序小雅諸篇與麗之後初一曰南陔次  
二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由庚次五曰  
南有嘉魚次六曰崇丘次七曰南山有臺次  
八曰由儀與鄉飲酒禮與禮奏樂之序皆合

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與  
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與禮亦然而歌之次正與六月之序  
同以孔氏之說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丘下  
從由儀耳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  
旣得之矣而由庚崇丘尚仍毛氏之舊今釐  
正之董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詩朱氏曰  
意篇題之下必有諧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  
節而亡之曰其說不爲無理然國語叔孫穆  
子聘晉伶蕭誅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旣可  
與蕭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  
和而歌乎

南有嘉魚樂音洛與賢也大音泰平之君子也誠  
樂與賢者莫之也董氏曰文王太統未集也王繼



伐方改定制度至成王欽後治定功成傳曰太平治之至也欽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陳氏曰太平之時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亦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疎弃不肖者漸致狎昵間有勉強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烝之承反烝音蒸強毅反君子有酒嘉賓式蕤以樂音洛協句五毅反○朱氏曰樂協韻去聲其義則與音洛者同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毛傳於三章曰興也傳文略舉中以明上下足知興雖皆興也**毛氏曰**江漢之間臭所產也孔氏曰南方臭之善者蠃蠃於江漢之間○山陰陸氏曰嘉臭鯉質鱗鱗

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丙穴在漢中源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釋文曰**烝王肅云烝也朱氏曰烝然發語聲也○**毛氏曰**罍籥編細竹以為罍捕魚也○**范氏曰**罍罍取之不巳也○**朱氏曰**君子成王也嘉賓新進之賢也○**鄭氏曰**式用也蕤飯也○**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王氏曰**君子有酒而嘉賓式宴以樂此所謂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別本任烝欽說文亦作蒸字

嘉魚羣然入於罍罍之又罍取之不竭興得賢之多也賢才多寡擊若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蕤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南有嘉魚丞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奠以所苦且反

**毛氏曰**汕橫側交反也鄭氏曰標者今之標罟也○孔氏曰釋罟曰標謂之汕○李廵云汕以薄取魚也所樂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

籠之如罟下捺之如汕淮南子曰罟者抑之罟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李氏曰以見求賢無方也

南有樛屈虬反木甘瓠音護繫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奠綏之

樛木解見周南○**毛氏曰**累蔓也陳氏曰瓠蔓生○董氏曰瓠以得所附而累之○**鄭氏曰**綏安也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以

興君瓠之甘者以興賢南有樛木甘瓠累之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

翩翩者音隹丞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奠又思

離解見四牡○**李氏曰**賢者羣然如離之來集也○**毛氏曰**思皆為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奠又奠也類與之奠言親之甚也朱氏曰來思

之思語辭也又思既奠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上字協韻為思慮之思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音洛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頌也陸璣艸木疏曰夫頌莎艸可為築筮都人士云臺筮萊艸也陸璣艸木

疏曰萊艸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左氏曰**只辭也○**孔氏曰**無期無期

竟也○**歐陽氏曰**高山多艸木如周大國多賢才李氏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艸木以喻國

之有賢者君必一一為說則拘矣○**左氏曰**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

必為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為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疏

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陳氏曰壽大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

夕畫夾節宣其氣勿贏其体苟不近賢者則非鬼非食惑以遠志雖欲壽得乎

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嘆之

樂之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陸氏曰**木疏曰杞其樹如樗一名狗骨○**鄭氏**

曰已正也不止者言展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女久反樂只君子遐不作



詹言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栲栳也○**鄭氏曰**遐遠也朱氏

曰遐何通○**毛氏曰**眉壽壽眉也○**鄭氏曰**茂

盛也○**鄭氏曰**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栲栳俱甫反北山有栲音庚樂只君子遐不  
黃喬音苟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

**毛氏曰**栲栳栲孔氏曰宋玉膝云栲栳來巢則

栲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跋云栲極高

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屈數寸數之甘

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榭鼠梓

孔氏曰郭璞云楸屬也陸璣跋曰其楸葉木理

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黃黃**

**駿也**孔氏曰老人髮白讀黃也喬老也孔氏曰  
孫炎云喬西字梨色如浮垢艾蒼保安也

南山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鄭氏曰九芘八狄七戎六

蠻謂之四海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

五畝○李氏曰澤及四海言澤及天下之諸侯不

必以為四夷之畝也

蓼飛蕭斯零露漙漙叙反兮旣見君子我心寫兮

莫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蓼畝大貌蕭蒿也孔氏曰蕭郭璞

云卽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蕭香物也漙漙歛

蕭上露貌○**鄭氏曰**旣見君子者言朝見於天

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

舒其情意無留悵也○畝樂劉氏曰寫者傾其



瞻仰之心也○**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嚮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奠禮於其斐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彌氏曰**有譽處兮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夔夔蕭斯零露灑灑如芋反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毛氏曰**灑灑露蕃貌龍寵也爽登也○**鄭氏曰**為龍為光言天子之恩澤光耀祿及已也○**丘氏曰**見天子之德無有差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於心也

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疎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替各稱其分豈不滿足所謂其德不

爽也苟有心於其間豈能無偏黨登忒哉

夔夔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瑑豈爾在反瑑音憚宜兄宜弟令德壽且

**毛氏曰**泥泥濡也○**鄭氏曰**孔甚也○**董氏曰**奕奕諸侯也○**毛氏曰**豈樂弟易也○**蘇氏曰**兄弟同姓諸侯也○**李氏曰**天子既如是宜其有令蕭之德壽而且樂也

天子之待諸侯甚奕樂而豈易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嚮不在其中矣諸侯既視天子之奕樂於是祝頌之曰度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親睦有令蕭之德壽而且樂乎亦為同姓諸侯蕭頌之辭以見其踈也

夔夔蕭斯零露灑灑如芋反既見君子儻徒彫反



車冲冲勑弓反和鸞雖離萬福攸同

**詩曰**濃濃厚貌脩鸞也革鸞晉也孔氏曰郭

璞云鸞鞞也馬鸞所鞞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

革脩反為之故曰脩革冲冲垂飾貌○後漢志

注曰于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為鈴鸞者在衡

和者在軾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

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軾曰鸞馬動則鸞

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

鸞雍雍言得其和也毛氏曰在鑣曰鸞○孔氏

曰四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

之鳥不當在鑣矣○**鄭氏曰**攸所也○**王氏曰**

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脩

革和鸞矣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

同也

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脩革金厄三章曰

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減反露天子獎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晉諸

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賡湛露○鄭氏曰

獎謂與之獎餼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獎

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夾餼不醉

無歸

**毛氏曰**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

厭安也孔氏曰安爾也○蘇氏曰久也夾餼私

獎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

親也醉而不出是潔宗也鄭氏曰天子獎諸侯

之禮止此假宗子與族人獎為說耳○孔氏曰



伏生書傳曰既侍其宗歾後得奠奠私者何面  
與族人餼餼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  
與此傳同諸侯奠禮曰宵則度子執燭於阼階  
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為燭於門外賓醉北  
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  
人於門外雷遂出○**歐陽氏曰**露以夜降者也  
因其夜歾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露於  
物非蚤曙則不乾厭厭之歾恩歾於諸侯非蚤  
醉則不止舉其奠私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  
諸侯之厚○說文曰厭安也詩曰厭厭夜歾  
湛湛露斯在葭豐艸厭厭夜歾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夜歾必於宗室丘氏曰言在所  
尊者之室○朱氏曰宗室蓋路寢之屬○**鄭氏**  
**曰**黍成也○**歐陽氏曰**言在葭豐艸杞棘者以

露之葭艸木如王恩葭諸侯爾○**朱氏曰**王者  
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黍禮成而思  
洽也

湛湛露斯在葭杞棘顯允君子貺不令德

**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為

賓者也○**鄭氏曰**令德也○**歐陽氏曰**令德令

儀者言此與奠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程氏曰

忠傾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曾氏曰**前兩

章言厭厭夜歾後兩章言令德令儀歾則雖過

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貺不令儀

椅解見定之方中○**毛氏曰**離離垂也程氏曰

離離猶累累○**歐陽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

其實離離歾亦喻諸侯在奠有威儀爾孔氏曰



言其蘊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詩人比事多於  
卒章別引他物

湛露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篇其六篇上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彤弓之什

彤徒冬反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晉太子白

諸侯敵王所憐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

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其德也云懷恨怒也覺明也謂

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駭彤弓以明

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欵後事証後

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事証

伐以正諸變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欵則強陵

弱大并小而黨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

曰彤弓廢則諸變發矣○李氏曰周室東遷之

後賞罰無章欵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

人則先王盛時可如矣○東萊曰所謂專証者



如四夷入邊臣子莫不待報者其他則九  
伐之濼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  
強臣拜表報行者異矣

彤弓昭又昭友今受言藏之戎有嘉賓中心既之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氏曰：彤，赤

故言朱弓為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之

色赤。漆弓漆之色。異也。賜弓赤一而異十以赤

為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傳言講德習射則彤

弓其周禮之唐弓大弓乎。要官司弓矢。唐弓大

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往體寡。未體多曰

王弓。孤弓皆遠射。強弓也。往體多來體寡。巨夾

弓。庚弓皆近射。弱弓也。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弓。

大弓學射者弓。中。後習。淫弱則易也。勞者

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也。

謂射禮也。昭弛。式氏反。貌。孔氏曰：說文云：弛，

反謂弛之而體反也。

**言者**語辭也。

**言者**語辭也。

**言者**語辭也。

**言者**語辭也。

**言者**語辭也。

**言者**語辭也。

**言者**語辭也。

**言者**語辭也。

**言者**語辭也。

**言者**語辭也。

**言者**語辭也。

**言者**語辭也。

**言者**語辭也。

**言者**語辭也。

**言者**語辭也。

**言者**語辭也。

**言者**語辭也。

**言者**語辭也。



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范氏曰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宋東曰彤弓詔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受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如說命惟衣裳在笥之意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賓辟之非由外也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雷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也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剗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彤弓詔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賓之鐘鼓既

設一朝右音又之

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孔氏曰謂設饗禮勸其功也○王氏曰尊而右之

彤弓詔兮受言橐古刀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鐘鼓既設一朝醕市由反之

毛氏曰橐韜吐刀反也釋文曰弓衣也醕報也

王氏曰醕之者既獻矣又醕之也主既獻賓既醕則報施足矣於是有醕焉則所以為厚也鄭氏曰餒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醕主人主人既餒又酌賓謂之醕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樂音洛育材也君子能張丈反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鄭氏曰樂育



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人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朱氏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序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攷矣至以為教之以季夷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豈知豈能之藟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成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

**呂氏曰**成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黨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莫

於而歌之與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陸氏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璣艸木疏

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

蒿而細斜生二月中華可生食又可蒸中阿阿

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成育人材如阿之成莪

菁菁歛昌黎韓氏曰君子之成育人材若大陵

之成育嚴艸能使之菁菁歛盛也昌黎韓氏曰

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者天下美之之辭也○**歐**

**陽氏曰**謂此君子樂且而有威儀耳鄭氏曰以

禮儀見接○范氏曰養天下之賢材莫如致敬

以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禮所以養天下

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為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氏曰**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泂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氏曰**中陵陵中也○**鄭氏曰**錫賜也古者貨

具五具為朋孔丘曰前漢食貨志王莽置具貨

五品大具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

百一十牡具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

五十么具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

十小具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三十

小具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一十不

成具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王

莽多舉古事而行五具故知古者貨具焉錫我

百朋得祿多也王氏曰泂厚之以祿則士之才

成矣樂其成吾才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為厚祿

乎哉○范氏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也

汎汎芳劒反揚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氏曰**揚木為舟○**孔氏曰**載則也○**鄭氏曰**

休者休休然○**朱氏曰**載沈載浮猶言載清載

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

既見君子心休休然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變小雅**變大雅說附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

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也○**釋文曰**從

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皇甫謐

曰宣王三十年王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

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

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

容美刺並行不可以限斷也從節南山至何州



不畜四十四篇皆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  
變小雅孔氏曰鄭氏詩譜謂十月之交兩無正  
小旻小宛皆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若如鄭  
言毛詩為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  
在此王肅王甫謚以為四篇正刺幽王孫毓曰  
毛公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  
第改為幽王○蘇氏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  
以為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  
也毛公作故詔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  
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甫不得並政褒姒  
豎妻不得偕寵番與鄭相不得同位此其所缺  
以為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  
相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豎妻其誰曰  
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

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失與毛  
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從民勞至桑柔五  
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  
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  
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  
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采芣樂對或曰  
四海廣遠耳目之所不能及非有忠信司其見聞  
其可哉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王氏曰  
采芣之節不得已而後起序其情而頌其勞所謂  
說以獲民犯難者也征伐之義如斯而已出車廢  
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王氏曰征伐之  
功力在將帥而已而將帥之所恃者師衆也負芣麗



廢則濊度缺矣南廢廢則季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繇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直類反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繇理矣蓼蕭廢則恩澤垂矣淇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戶雅反褻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受侵中國微矣孔氏曰宣王所以北伐者由厲王不雅盡廢致四夷交侵○張氏曰小雅盡廢廢未必皆厲王之罪固亦有漸○朱氏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于夷厲而小雅盡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鍾鼓管絃之聲未廢然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者

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廢於經者必是變矣六月樓樓音西戎車饒飭音殺四牡騤騤來龜反載是常服獫狁孔熾尺志反政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六月建巳之月也**○**樓樓**

不安也李氏曰與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毛氏曰樓樓簡閱貌○**鄭氏曰**

戎車其等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車之萃注萃猶副也

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萃猶屏

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五者之制反萃數未盡聞也○**孔氏曰**

**飭齊正也**成樂劉氏曰戎車饒飭者謂甸出



乘車必簡閱其車甲半馬士卒干戈以為精強也○**鄭氏曰**駿騤者馬之強而有節也○**鄭氏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孔氏曰所乘四馬皆強壯乃載是常伐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韋弁段弁服皆繫裳白舄以淺赤韋為弁又以為衣白繫裳白舄也○**朱氏曰**孔甚也○**毛氏曰**熾盛也○**鄭氏曰**于曰也董氏曰爾雅以于為曰則王子者謂王曰也如下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豈王自証而又佐天子乎○李氏曰按左傳欒盂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誅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為曰與此正同**在正也**記六月者當變出兵明其急

也李氏曰司馬法云冬變不興師宣王六月出師以撥狁侵伐不得已也王曰今女出征徽狁以正王國之封畿孔氏曰言王國以率士之清其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此志反物四驪蘭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戎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鄭氏曰**比齊同也○**毛氏曰**物毛物也孔氏曰要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鄭氏曰**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孔氏曰戎車齊比尚強不敢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分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驪彭彭又曰乘其四驪



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騶駟是中駟驪是駮是也

**爾雅**曰：爾習之，父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教閱有素也。○**鄭氏**曰：服戎服也。○**毛氏**曰：師

行三十里，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二十

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

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

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戊

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

三十一日而度。○**鄭氏**曰：王曰：今女出征，伐以

佐助我天子之事。○**王氏**曰：比物四驪，爾之維

則者，既言駟牡騶駟矣，又追本其比物而爾之

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月，既成戎服者，既言我

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

**氏**曰：是月之中，即成戎服，既成戎服，即日遂行

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

敏而不失其常度也。○**鄭氏**曰：所以出証

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顯，王容反，薄伐玁狁，以秦虜公

有嚴有翼，共音恭，孟之服，其孟之服，以定王國。

**毛氏**曰：脩，岳廣大也。顯，大貌。奏，薦。虜，大。公，功也。

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氏**曰：有嚴有翼，言將帥

之德也。○**朱氏**曰：共與俱同。○**鄭氏**曰：服事也。

○**呂氏**曰：上三章皆言自治之備。○**范氏**曰：凡

兵事，當尚於嚴，當先於敬，其孟之服者，如此則

足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

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終，良反。元



戎十象繩證反以先君行戶部反

**鄭氏曰**如度也整齊也○**蘇氏曰**整居言無憚

也○**毛氏曰**焦穫周地接于獫狁者爾雅曰周

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狐中是也○

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

京為西北矣○**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

孔氏曰鎬王肅以為鎬京王基駁曰據下章云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

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也屈安洛陽代為帝都而

濟陰有屈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

者也○前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

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

遠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涇陽涇水之北孔

氏曰水北曰陽○**孔氏曰**織史記漢書謂之幟

**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毛氏曰**鳥章鵲華

鳥章章也孔氏曰鵲置也華急也畫急疾之鳥

章是也獨言鳥章者百官建旗舉百官所以統

其餘也**白旂**繼旒者變變鮮明貌孔氏曰旂繼

旒垂之云**白旂**繼旒者旂與旂古今字也此旂

而言旒者散則通名○**鄭氏曰**織織者自王以下其

制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絳為縵

名畫其章又絳為旒書名於末為旒織以著於

衣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

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旒織也大傳謂之旒號

今城門僕射所設及亭屈者絳衣皆其舊象也

二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屈半幅鎮

末屈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其凶



事若有死者交以相別也死之銘旌即生之徽  
織元大也慶后氏曰鈎車先正也殷曰窳車先  
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孔氏曰司馬法文也先  
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  
先良也○**王氏曰**軍南曰后後曰殿元戎十乘  
以先軍行之首者所謂選鋒也兵瀘兵無選鋒  
曰比史記三王世家云唐御府之藏以賞元戎  
注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后行韓嬰章句曰元戎  
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假  
甲衡扼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  
突先启敵家之行伍也○**嚴樂劉氏曰**言猥狃  
不度其力輕侮天子整居集獲又侵于錙漸進  
于方未已也遂至于涇陽觀其賊鋒可謂孔熾  
矣安得不飭勵我師以攘斥之乎○**朱氏曰**是

以建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  
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釋文**旆作後曰  
本又作旆○**東萊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之類  
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爾詩之所指乃所建  
之旗鄭氏所箋乃所服之號初非一物以其古  
之軍制故附見焉  
戒車既安如輕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既  
佶且閑薄伐猷猷豕亏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  
為憲

**朱氏曰**輕車之覆而肯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後  
漢書馬援疏云居肯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  
人軒注言為人無所輕重也○**鄭氏曰**佶壯建  
之貌○**朱氏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  
陽曲○**毛氏曰**文武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



也○**鄭氏曰**此時大將也○**毛氏曰**憲濼也○**孔氏曰**戒車饒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肯視之如軒是遠調也四牡饒壯健矣且復閑習苑氏曰凡兵之勳賞善於馬之良故一章曰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驥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顯五章曰四牡饒佶饒佶且閑○**毛氏曰**薄伐玁狁至弓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呂氏曰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竟而不窮追也○肯漢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特正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蠶食之螫蝨之而已○**王氏曰**能伐敵而攘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非文無以附眾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為濼也

吉甫喜饒多受祉來歸自鎬戎行未久饒於虜  
反諸友與白交反鼈卑滅反膾古外反鯉侯誰  
在兵強仲季友

**毛氏曰**社福也御進也○**毛氏曰**諸友王之諸臣也王以羣臣為友○**毛氏曰**侯維也強仲賢臣也蕭父母為季蕭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正伐與季友之臣處內○**鄭氏曰**吉甫饒伐玁狁而歸天子以葵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辰久故饒之酒○**毛氏曰**進諸友與俱饒以盡其歡○**鄭氏曰**鯉鼈膾鯉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孔氏曰葵禮其牲狗天子之葵不過有宰牲臭鼈非常膳故云加之○**陳氏曰**於諸友之中維誰在矣獨舉其季友之賢者曰強仲以顯季友之臣處內



**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強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苟無季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或狄四支也故季友之臣曰納王於蕭而敦厚之然後或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王氏曰吉甫為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也矣妨功害能之人也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閱何暇議勝收哉○**東萊曰**酒誥曰矧大叟友內叟友君固以臣為友也蓋其親近者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孔氏曰上言伐此云征便辭爾無義例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

正象其四驥四驥翼翼改車有奭許力反筆弗音弗象服鈎膺儻革

**毛氏曰**興也○**范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

芑菜也陸璣艸木疏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

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

○朱氏曰此即今苦蕒菜且馬食單行米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

畬孔氏曰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艸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

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艸為菑是方叔御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也○**鄭氏曰**在車一

乘中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辰樂劉氏曰其車三千則為甲士九千步卒二十萬七千○蘇氏



曰其車三千以荆蠻強盛不得不爾耶○朱氏曰其車三千孔氏以為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豈必實有此數哉○**程氏曰**帥千猶今云兵中也是樂劉氏曰師衆也千楯也言楯則戈矛孤矢在其中試肄習也○**鄭氏曰**率者率其戰車士卒而行也○**孔氏曰**方叔自乘其四驥之馬翼翼然甚壯健朱氏曰翼翼頌序貌○**鄭氏曰**頌奕貌○**蘇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夾飾孔氏曰瞻瑕洛矣韎韐有齊服茅苴染爲爽故知赤貌也○**孔氏曰**其車以方文竹箏之席爲之蔽飾炙服解見采蔽○**鄭氏曰**鉤膺樊纓也孔氏曰巾車五路唯金路有鉤以金爲之馬領之飾也在馬膺之飾唯有

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障革解見蓼蕭○**程氏曰**采芑于新田蓄畝皆地方盛處○**毛氏曰**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歛後用之鄭氏曰士軍士也○**張氏曰**采芑新田言豈徒治田習陣法也○**呂氏曰**因治田而講軍事古之法皆然如六月云戎服旣成兮三十里與駿發亦私綏三十里之義同畎澮溝洫之法即行伍營陣也○**呂氏曰**泣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釋文**泣佗泣曰本又佗泣薄言采芑于瑕新田兮此中鄉方叔泣止其車三千旂旒受受方叔率止約軹祈支反鎔衡八鸞瑤瑤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瑤瑟珩音



**蘇氏曰**中鄉民居在馬故其田尤治○**鄭氏曰**

交龍為旂龜蛇為旒董氏曰旂諸侯所建也旒

縣鄙所建也九旗之物太常王所建旒旌象輅

木輅所建其諸臣之旗旂為上旒為下此言上

下所建則餘得兼舉矣○**毛氏曰**軹氐較之軹

也朱而約之孔氏曰說文云軹氐較朱而約之

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鐙衡文衡也孔

氏曰鐙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與飾之物

注無云焉○**孔氏曰**四馬八鸞朱氏曰鈴在鑣

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毛氏曰**瑋

瑋聲也○**朱氏曰**命服所受命於天子之服

樂劉氏曰方叔出率則王命如等○**毛氏曰**朱

芾黃朱芾也孔氏曰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

黃朱皇猶煌煌也瑋瑋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

李氏曰葱珩乃蒼玉之珩也○朱氏曰葱如葱

之色○孔氏曰玉藻云三命赤黻葱珩三命並

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程氏曰**其

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屈樂劉氏曰始

行之時具命服與其芾佩所以示眾也○劉氏

**蘇氏曰**中鄉民居在馬故其田尤治○**鄭氏曰**

交龍為旂龜蛇為旒董氏曰旂諸侯所建也旒

縣鄙所建也九旗之物太常王所建旒旌象輅

木輅所建其諸臣之旗旂為上旒為下此言上

下所建則餘得兼舉矣○**毛氏曰**軹氐較之軹

也朱而約之孔氏曰說文云軹氐較朱而約之

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鐙衡文衡也孔

氏曰鐙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與飾之物

注無云焉○**孔氏曰**四馬八鸞朱氏曰鈴在鑣

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毛氏曰**瑋

瑋聲也○**朱氏曰**命服所受命於天子之服

樂劉氏曰方叔出率則王命如等○**毛氏曰**朱

芾黃朱芾也孔氏曰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

黃朱皇猶煌煌也瑋瑋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

李氏曰葱珩乃蒼玉之珩也○朱氏曰葱如葱

之色○孔氏曰玉藻云三命赤黻葱珩三命並

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程氏曰**其

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屈樂劉氏曰始

行之時具命服與其芾佩所以示眾也○劉氏



豈詩父兄已均其苦然後為用哉故用民者矯之以身徇之以愛濟之以術苟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也詩云解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瑤瑤道上不失其度下不失其節也駕取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以為已腓安在其毀上下之節哉○釋文

有瑯仞有劓曰本又仞瑯  
孰惟必反振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位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世  
人伐鼓陳師芻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洗顛反

孔氏曰孰孰然而集也○陸氏州木疏曰隼鷁屬也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  
曰戾車也○鄭氏曰爰於也三稱其車三千

重師也○毛氏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伐擊也

○鄭氏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

言爾孔氏曰說文云鉦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

然則鈴即周禮之鏡也說文又曰鐻鉦也鏡也

則鐻鏡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鐻鉦也

也形如小鐘是鐻亦名鉦也鐻似小鐘鏡似鈴

是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

陣獨然此文在陳師芻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

○董氏曰周官田鳴鏡且却聞鉦而止則鉦鏡二物也但司馬有鐻鏡鐻而不言鉦故肯世疑之崔靈恩集注謂鉦人伐鼓則勇於進也今詩謂陳師芻旅則未戰矣爰得鉦人為擊鼓使進哉就如此則亦亂於軍制矣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毛氏曰芻告也鄭氏曰陳師告



旅亦互言之○**孔氏曰**顯允明信片也○**毛氏曰**

淵淵鼓聲也鄭氏曰謂戰時進士衆也○王氏

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矣入曰

振旅復衆幼也孔氏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

兵以戰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

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

用治兵禮戰止至還進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

也釋文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

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肯資勇力也入則尊

者在肯復常法也屈尊出入先後不同而去禮

一者坐任歸退如一也○**鄭氏曰**戰止將歸又

振旅伐鼓闐闐狀董氏曰闐闐其衆行聲也○

**程氏曰**此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

宜趣舍有節言隼之怒疾亦未終所止與兵雖

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其伐鼓也淵淵平和

暴怒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又曰振旅

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雷氏曰**集注伐

鼓聲闐闐說文引字同此闐闐說文引詩作振旅

眞眞

蠢尺允反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其猶

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或車嘽嘽吐丹反嘽嘽

燁燁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攸執蠻荆

來威

**毛氏曰**蠢動也孔氏曰釋詁文也釋詁云不遜

也高璞曰蠢動爲惡不遜也○程氏曰蠢動而

無知之義蠢荆州之蠻也王氏曰經或言蠻或

言荆楚春秋之初曰荆而已後乃曰楚○**宋氏**

**曰**大艷猶言中國也○**毛氏曰**元大也李氏曰



毛氏謂五官之辰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亦不如此說但方叔為一時大老耳○鄭氏曰猶謀也輒訊獲醜解見出車○毛氏曰嘽嘽眾也燿燿盛也爾雅曰疾雷為霆事璞曰雷之急疾者謂霹靂○程氏曰卒章言成功用言其鉅伐之由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為讎方叔高壯其猷朱氏曰方叔元老高壯其德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故証而輒獲戰車之盛如霆如雷○宋氏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荀彧書劉歆廢議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如羊反夷狄復文武之竟音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尸戒父

復扶入反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芑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焉政事之不脩而焉焉然務以外攘夷狄為功亦見其弊內以事外而造所以為亂亡之資也此詩所賦自脩車馬備器械以下其脩政事攘夷狄則肯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李氏曰成王有岐陽之蒐亦如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戎車競攻戎馬競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毛氏曰攻堅也程氏曰攻謂堅治○董氏曰香

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治而成其器故

曰攻同齊也示廟齊毫尚純也孔氏曰齊其毫

毛尚純色說事齊力孔氏曰齊其馬力尚強也



田獵齊足孔氏曰齊其馬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董氏曰按空書訓釋說文並以龐為高蓋蓋馬之高大也東洛邑也○**呂氏曰**言備車馬以如東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州駕言行狩

**孔氏曰**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程氏曰阜謂肥壯○**呂氏曰**甫大也田者大艾艸以為防孔氏曰大艾殺野艸以為防隄任田獵之場殺圍之處或舍其中孔氏曰未田之肯推士戒衆在其間止舍也裼纒旃以為門孔氏曰其防設周衛而立門以紩毛裼布纒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福也裘纒質以為轅孔氏曰以裘纒樞質以為門中之闈闈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也○

柳奕列反間容握孔氏曰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積入四指為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馳而入孔氏曰馳疾而入門不得徐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言叙和出此言驅自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而入和門既入同在者也之中將以教戰也禮當從是以出田故鞞出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擊則不得入孔氏曰其軸頭繫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所以罰不工也左者之左右者之右孔氏曰以天子六軍乎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然後焚而射焉孔氏曰教戰既畢士卒出門乃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此防艸而射之焚所焚之艸也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



大夫發孔氏曰發矢射之也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孔氏曰舉綏為表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頃孔氏曰戰場有頃數戰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防孔氏曰田不出所焚之防不逐奔孔氏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遺也○**孔氏曰**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艸可以就而田獵焉○**後漢書注曰**韓詩云東有圃艸駕言行狩薛君傳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艸也

之子于韋選徒器器五刀反建兆設旄搏音博獸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朱氏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也**夏獵曰**苗孔氏曰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者是獵之總名○**鼠樂劉氏**

曰大司馬中夏教茨舍遂以苗田○**張氏曰**蒐苗狩狩復習軍行艸木間事教茨舍亦欲實器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孔氏曰在軍不得謹譁而云器器之聲故知唯數者為有聲○**朱氏曰**選數也器器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器器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孔氏曰**建立於旄於車而設半尾於旄之晉○**鄭氏曰**教鄭地今新蔡陽○**孔氏曰**此章言選車徒備器械搏獸于教謂當往搏取禽獸于教地未實行也○**東萊曰**教山名晉師救鄭在教郛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教背則教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醫蒼會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艸即此地也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



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殿四牡四牡奕奕蒞蒞金馬音昔會同有繹音  
交

**朱氏曰**奕奕連絡布散之貌○**毛氏曰**諸侯蒞蒞金馬音昔達屨也鄭氏曰金馬黃朱色也○孔氏曰加金為馬故謂之金馬天官屨人注云馬有三等交馬為上冕服之馬下有白馬異馬達屨者白馬異馬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交馬則所尊者馬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馬也而曰屨屨為通名○王氏曰諸侯人君宜朱蒞蒞而此交蒞蒞者會同故也蒞其臣度別朱蒞蒞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蒞蒞會同於王則交蒞蒞臣道也故此會同有繹則交蒞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朱氏曰**總陳列聯屬

之貌毛氏曰繹陳也○王氏曰繹者言其屬連而不可絕若繹絲也○**孔氏曰**復會諸侯於東都此章是也○**毛氏曰**駕殿四牡四牡奕奕言諸侯來會也○**采芣劉氏曰**蒞蒞金馬者服其命服以見王也來會同之國非一故絡繹不絕也

次拾既候音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于智反

**毛氏曰**凌鉤弦也拾遂也孔氏曰凌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周禮繕人注云凌天子用象骨拾鞬扞也著左臂裏以韋為之○屈樂劉氏曰凌謂護大指以鉤弦者也拾謂護左臂以利弦也○**鄭氏曰**候謂以手指相俟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



**孔氏曰**此章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夫男子之總名○**毛氏曰**柴積也鄭氏曰謂積會也○**孔氏曰**浸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浸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氏曰**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宋氏曰**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說文曰**擊積也詩曰助我舉此乎○**宋氏曰**此章以下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駮不倚終奇反不无其馳舍音拾矢如破  
**孔氏曰**四黃之馬○**程氏曰**不倚不偏倚也王  
**氏曰**倚不正也○**宋氏曰**馳驅之灋也辰樂  
**劉氏曰**謂應五御之法也○**鄭氏曰**射者之工  
矢發制中如椎直進反破物也○**王氏曰**向曰

四牲制既言力之強今日四黃制又言色之純也兩駮不倚言御之能正其馬也不无其馳言車行節而灋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也○**孟氏曰**王負曰吾為之範戎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說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无其馳舍矢如破蘇氏曰不諳射者為之說遇則獲不試則不能中使御者不无其馳而舍矢如破然後為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庾蕭茅反不盈  
**朱氏曰**徒步卒也孔氏曰釋詁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輦人晚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夾軍中驚之驚○**孔氏曰**大庾君之庾○**毛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謹諱也孔氏曰言軍旅齊肅唯聞蕭蕭欲馬鳴



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謹譁者○朱氏  
曰蕭蕭悠悠皆聞暇之貌○張氏曰三十二里  
萬夫之地亦軍行之法故曰居谷滿谷居山滿  
山每方百步一人故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遇  
則當之者聚而攻之守之一車止則七十五人  
聚二車以上依此○**禮記曰**徒御不驚則號令  
有繫矣王氏曰盡久不講士氣惰怯則有事而  
驚驚故於是言徒御不驚○**朱氏曰**大廟不盈  
言擇取而用之有度不極餘也張氏曰大廟不  
盈者其饗雖多而無餘蓋由均反於衆而有法  
亦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此言畢事而頒禽  
也○**禮記曰**一曰乾豆孔氏曰謂第一上殺者  
乾足以爲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孔氏曰謂  
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廟孔

氏曰謂第三上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廟也  
故自左膘釋文曰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  
于右膈中心无疾鮮潔也射右耳本溪之孔氏  
曰箋云射當爲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  
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達肉已微惡射左  
釋文曰方余反謂服外達于右膈餘繞反爲下  
殺孔氏曰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能爲下殺  
以其中脅死最達肉又益惡凡射獸皆逐後從  
左廂而射之面傷不獻踐毛不獻孔氏曰面傷  
謂當面射之前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者嫌  
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曰惡其害幼小禽  
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  
澤宮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  
取不以勇力取孔氏曰以大獸公之非復已物



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  
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之子弓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氏曰**允信展誠也○**孔氏曰**君子宣王也○

**釋氏曰**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鄭氏

曰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太穀

七里穀人不知所謂有聞無聲言至肅也○**宋**

**氏曰**信失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序其

事既畢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

上焉程氏曰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

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

也吉日維戊既伯既禱丁老友田車既好四牡孔

車并假大阜從其羣

**鄭氏曰**戊剛日也○**風樂曰**田之肯二日

也朱氏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成屈與○**毛**

**氏曰**伯馬祖也孔氏曰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

也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風也馬之祖始是風

也要官校人春祭馬祖江云馬祖天駟釋文云

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

駟○**孔氏曰**孔阜甚盛大也大阜大陵阜也○

**鄭氏曰**醜衆也從禽獸之羣衆也○**毛氏曰**重

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孔氏曰**

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宋氏曰**蓋曰可以

田矣○**說文**禱仁禱

吉日庚午既塗我馬獸之所同麇音真鹿麇麇愚

甫反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宋氏曰庚午亦剛日也○毛氏曰外事以剛日  
垂擇也○鄭氏曰同猶聚也○毛氏曰鹿北曰

鹿麋鹿麋衆多也董氏曰廣詔云麋衆也○蘇氏

曰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李氏曰書疏云漆

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

浸洛水非河南之洛也○程氏曰戊日祭禘庚

午亏田○毛氏曰漆沮鹿所生也從漆沮驅

禽而至於天子之所孔氏曰以驅逆之車驅之於

漆沮之傍從殺以至於天子之所○程氏曰漆沮

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奠天子皆羣下盡

功奉上○說文鹿在嘯曰麋鹿羣口相聚也

瞻暇中原其祁孔有僕僕表嬌反侯侯音土或羣

或友悉率左右以奠天子○毛氏曰祁大也趨則僕僕行則侯侯獸三日羣

二曰友○蘇氏曰獲樂也○孔氏曰視暇中原

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趨者有行者或三三

為羣或二三為友○宋氏曰從王者視暇禽獸

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

天子也○說文侯侯董氏曰韓詩

作駮駮駮駮

既瓠戎弓既挾子洽反我矢發暇小祀音巴殪於

計以此大兕餘屨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死解見駮虞○毛氏曰殪一發而死○宋氏曰

兕野牛也青色重千斤御進也○毛氏曰饗醴

天子之飲酒也孔氏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

羣臣不徒設醴左傳天子饗諸侯每曰饗醴命

之宥舉醴言之也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醴成

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矣○李氏曰既逐獸矣



終是張弓挾矢而射之。○毛氏曰發服小豨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曰小豨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鄭氏曰以所獲為俎實酌而飲羣臣也。○程氏曰以神賓客且以酌醴道宣王接下之誠意也。○東萊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為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賤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津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六句

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小力代反還定安集之至乎矜古頑反寡無不遇其所焉王氏曰宣王之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鴻雁毛氏曰

飛肅肅所六反其羽之子兮征劬其俱反勞兮野爰及矜棘冰反人哀此鰥寡

毛氏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雁孔氏曰鴻雁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雁小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肅肅羽聲也。○歐陽氏曰之子使

臣也。○朱氏曰征行也。○毛氏曰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蘇氏曰矜人人之可憐者也。○毛氏曰毛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

婦。○蘇氏曰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東萊曰宣王憂勤于上則使者劬勞于

野不敢違寧焉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困窮為急務也。○東萊曰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為至故曰爰及務



人哀此鰥寡受及者不遺之辭也孔氏謂既安集萬民然後及之則誤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表百堵丁古反皆作雖剔劬勞其究九又反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孔氏曰**垣墻也○**毛氏**

**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鄭氏曰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屋三丈則板六尺○**朱氏曰**

究終也○**鄭氏曰**鴻雁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

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

○**蘇氏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

其墻垣而安處之鄭氏曰激民起屋舍築墻壁

百堵同時而起○**鄭氏曰**雖剔劬勞其究安宅

此勸萬民之辭文今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氏曰

欲使不憚勞也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毛氏曰**宣示也○**鄭氏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

曰哀鳴嗷嗷我所以勸而勞來之也○**毛氏曰**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為劬勞

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奄為宣

驕也又曰民皆離散而不安其居必矜之甚深

哀之甚切不介則無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哲

者所懷有同於我是以知吾之劬勞愚者謂我

宣驕而姑息於民而已○**蘇氏曰**典廢禮敗不

能自靖不知者以為宣驕耳○**東萊曰**此非以

不知為愠蓋深嘆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

其於民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與



庭燎力反反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金反之。董氏曰：傳曰：日官官箴王闕此詩其同。燭之屬所為乎。

**釋氏曰**：天下之事，譽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始不守灋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陳氏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壅閉，秋底以露其軀。然後能有常而不變。○**孔氏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為發，失之漸，置斯于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夾如何，其音基，夾未，爰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

將將 七羊反

**孔氏曰**：其語辭勃海。○**明氏曰**：說文云：爰，中也。

也。廣雅云：爰，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爰爰亦

中也。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爰而至

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孔氏曰：毛傳言爰且

者，且是夜屈之。隄言未爰者，謂夜未至且非謂

訓爰為且。故王肅曰：爰且未且，夜半是也。○**毛**

**氏曰**：庭燎，大燭也。孔氏曰：庭燎者，極之於庭燎

之為明。司烜云：邦之大事，供黃燭。庭燎極於門

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

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登，公蓋五

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

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

作灌以脂膏也。○釋文曰：在地曰：燎，執之曰：燭。



**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晰晰  
剔其袞也輝剔其光散矣○**毛氏曰**君子謂諸  
侯也將將鸞鑾聲也○**蘇氏曰**宣王將視朝不  
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剔對曰夜  
未安庭燎光朝者至而聞其鸞鑾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刈庭燎晰晰之世反君子坐  
止鸞鑾噦噦乎會斤

**王氏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李氏曰左傳秦后子  
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為盡意

**朱氏曰**晰晰小明也○**毛氏曰**噦噦徐行有節  
也朱氏曰噦噦近而聞其徐行有節之聲也○

**說文曰**鉞車變聲也從金戊聲詩曰變聲鉞鉞  
徐鉉曰今俗作噦以鉞作斧戊之戊非是呼會  
切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輝音暉君子  
止言觀其旂音祈

**朱氏曰**曉晨曉曉也有輝天明而光散也○  
**氏曰**上二章聞鸞鑾聲爾今夜曉明見其旂是朝

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東萊曰**宣王將朝而  
屢問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疑止躍然有喜事  
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縣蕭反水規宣王也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也

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氏曰物有不圓匝者規  
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臣諫之

名沔瑕流水朝直遙反宗亏海歎惟必反瑕飛隼  
息尹反載飛載止噤我兄弟邦人諸友冀爾念亂

誰無父母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沔然而滿者飛流水也  
○**鄭氏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夔見曰宗隼解  
見采芑○**鄭氏曰**載鼎也兄弟邦人諸友同姓  
異姓之諸侯○**孔氏曰**水之趨海猶諸侯之朝  
天子○**歐陽氏曰**馱飛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  
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  
可常○**東萊曰**諸侯之於天子如沔水之朝宗  
其常理也所以如飛隼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  
其必有所以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固皆願安  
寧冀爾念亂况誰無父母豈不顧惜乎然則其  
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王使之  
自反也

大反忘音亡

馱飛飛隼率馱中陵民之譌言寧冀之懲我友  
馱也○**毛氏曰**不蹟不循道也  
馱也○**毛氏曰**湯湯馱流盛貌○**毛氏曰**不蹟不循道也  
也○**毛氏曰**馱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孔氏曰**念馱不循道之諸  
侯○**毛氏曰**載馱載行言其起居之不忘也不  
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此皆任詩者憂  
之

馱飛飛隼率馱中陵民之譌言寧冀之懲我友  
馱也○**毛氏曰**不蹟不循道也○**毛氏曰**不蹟不循道也

○**鄭氏曰**率循也譌偽也○**毛氏曰**懲止也○**鄭氏曰**隼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頌濼度者○**毛氏曰**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章言念馱不績馴是不朝也如此言馱飛隼率馱中陵馴是朝王也○**毛氏曰**凡為此詩者



以讒言其興也○東萊曰首章言諸侯之不服者可憂如是則其服從者保持之尤不可不力也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恪守侯度如中陵之隼者夫豈易得民之譌言乃欲誣污之寧可不深懲痛治以保持之乎若不懲之則諸侯皆不自堅各相語曰我友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矣雖為諸侯相語之辭實則規宣王當屏絕讒慝使忠願者安意肆志而無所惧也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之

泐水二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師傳所作與鶴鳴亏九臯聲聞音問亏野臯潛在淵或在亏渚樂音洛般之園爰有極檀音增其下維穉音托它山之石可以為鎔七落反

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鄭氏

檀木之堅者也是美木也○鄭氏

也說文鎔雜毛氏曰落落穉也○釋文曰鎔厲石

也說文鎔作曆引詩曰它山之石可以為曆○

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已意其詩最為

難曉毛氏曰鶴鳴亏九臯聲聞亏野言身隱而

名著也良臯在淵小臯在渚何樂於般園之觀

手尚有極檀而下其穉它山之石可以為鎔石

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東萊曰此

詩既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展然未必得詩

人之意也今存其詛故以待知者毛氏最在眾

說之先恐其傳有自亦附注焉

鶴鳴亏九臯聲聞亏天臯在亏渚或潛在淵樂般



之園爰有楸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氏曰**穀惡木也陸璣疏云荆楊人謂之穀中

州人謂之緒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

為紙攻銘也○**釋文曰**穀說文云從木穀聲非

從禾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四章二百五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祈父之什

祈勤衣切又音甫刺宣王也

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

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

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

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

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釋文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鄭氏曰

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孔氏曰司馬掌封畿

兵甲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

作圻○**鄭氏曰**予我也○**孔氏曰**鳥用爪獸用

爪



牙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

○**鄭氏曰**轉移也○**毛氏曰**恤憂也宣王之末

司馬職廢美戎為敗孔氏曰常父美宣王命程

伯休父為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

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

敗績於姜氏之戎○**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也

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

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

之士出自六鄉灋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董氏

曰按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

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

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

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張氏

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詩所謂轉

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

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反止

○**毛氏曰**爪士爪牙之士也○**毛氏曰**底至也

祈父宣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毛氏曰**宣誠也○**毛氏曰**尸主也○**毛氏曰**

熟食曰饗○**毛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

養而母反尸勛勞之事也○**東萊曰**讀是詩見

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

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宣不聰胡轉予于

恤有母之尸饗有親老而無它兄弟其當免役

征在古必有成灋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灋人

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

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



句踐伐吳大御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句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于事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句踐尚能辯此况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皎皎古了切白駒食我場直良反苗繫陟立反之維之以求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為駒○

苗宜云圃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

繫維維繫也孔氏曰在後曰糾謂糾其足維謂繫鞅也○

伊人指賢者也○

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

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畱之張氏曰白駒乘白駒之賢也不欲斥言車上之人故言車馬言白者又以素潔白之意詩人欲得賢者來止其家故言白駒食其苗藿庶幾繫之維之○

賢者將去而不畱我猶願繫維之以求今朝今夕而已逍遙者徘徊少畱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繫之維之以求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三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四氏曰：嘉客者暫客於斯亦將去也。

皎皎白駒，食彼美苜。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徒。遜反思。

貴然光彩。○二思皆助語。○

詩人好賢之至，故賢者貴然來思而在位者，悠悠而不切也。雖斯人也，亦不能留賢，故勉之使遁去也。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陳氏曰：於是責在位之人曰：爾公爾侯，但逸豫宴安無期度。○遁作遜，曰字又作遂。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母音錄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此章言其遠遊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遊空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

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遊，全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曰母音自貴重其音聲。孔氏曰：母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遠棄我之心。朱氏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逸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王氏曰：前章云勉爾遁思，此章曰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遁而又庶幾其來反也。○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復深嘆其

所處非其地也。其言雖含蓄而未發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矣。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貴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



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於是乎與賢者決別慎  
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  
之節也勉爾遁思者言勉哉行矣自重也皆決  
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  
其情音室今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勉  
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雖祝其音問無  
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  
反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無集于穀無集於我之穀木也○○  
○不我肯穀穀善也○○旋迴也○○  
○復返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  
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

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  
無以侵迫為也○○民之去其土離其親  
者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  
也○○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  
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  
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  
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梁解見鴉羽○○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  
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  
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榘况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  
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榘解見鴉羽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媾而  
不見收恤之詩也先王之詩曰既有肥牡以速  
諸舅宜適不來微我有咎又曰籩豆有踐兄弟  
無遠其躬行仁義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  
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殺民為其有父  
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  
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  
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調相救  
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  
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  
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  
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蔽必制反芾方味反其樛敎書反昏因  
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蔽芾解見甘棠**○**毛氏曰**樛惡木也李氏曰樛

者不才之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樛其  
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

**爾雅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昏因又曰  
婦之黨為昏媾之黨為因○**毛氏曰**畜養也○

**王氏曰**樛惡木尚可庇而息今以昏因之故言  
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樛之不如也○**孔氏曰**  
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  
訣之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勅六反昏因之故言就爾宿  
爾不我畜言婦思復

**鄭氏曰**遂牛嶺徒雷反也陸璣艸木疏云今人



謂之牛蹄○**遂惡卉也**尚可采以治疾

今以昏因之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遂之

不如也言就爾宿則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

歸斯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音福不思舊因求爾新特成

不以富亦祇音支以異

**毛氏曰**菑惡菜也鄭氏曰菑當也○陸機艸木

疏曰菑一名當幽州人謂之蔓菑其根正白可

者熟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當音

菑○**蘇氏曰**特匹也成依論語當作誠○**王氏**

**曰**菑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饑昏因之

相與固為其寤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

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菑之不如也○**朱氏曰**爾

之不思舊因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

麻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故爾此見詩人責

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路寢

成則考之而不豐注曰設盛食以落之

**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

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

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

簡易而通明矣○**東萊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

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

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

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

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大體則宣王固一

世之賢君也



秩秩直乙反斯于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矣無相猶矣

**毛氏曰**秩秩流行也○**孔氏曰**斯此也漸卦鄭  
注云于謂大水之傍○**毛氏曰**幽幽深遠矣○

**長樂曰**南山鎮京之陽終南之山也○**孔氏曰**  
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董氏曰苞叢生而

固也○**鄭氏曰**式用也○**歐陽氏曰**猶圖也謀  
也○**董氏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盤基

之厚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朱氏曰  
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兄及

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所謂聚國族於斯也  
○**李氏曰**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

相圖○**朱氏曰**蓋頌禱之辭呂氏曰保吾兄弟  
於斯繼吾祖妣於斯安吾身於斯傳吾子孫於

斯故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曰似  
續妣祖又曰君子攸芋攸躋攸寧又曰乃卜我  
夢男子之祥女子之祥也

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

**毛氏曰**似嗣也○**鄭氏曰**妣先妣姜嫄也○**孔氏曰**  
似續妣祖以生民闕宮之諸矻之豈謂姜

嫄后稷與孔氏曰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  
大武以享先祖姜嫄生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

特立廟用樂別祭百堵解見鴻雁○**孔氏曰**西  
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孔氏曰天子之宮其

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孫毓云猶  
南東其畝○**鄭氏曰**爰於也○**孔氏曰**厲王之

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



故築其宮室王氏曰築室百堵者言廣且多也  
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各椽陔角反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  
直慮反鳥氣攸去君子攸芋香干反

**毛氏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孔氏曰以繩約  
縮之繩在版上歷歷然約謂繩約版直則牆端

正也。蘇氏曰閣閣上下相乘也。**孔氏曰**椽

如椽杙之椽謂以杙築之也。**孔氏曰**橐橐杙  
聲也孔氏曰既投土於版以杙築之橐橐然。

**朱氏曰**除亦去也。**孔氏曰**芋大也。**孔氏曰**

作羣寢之時縮版杙築至羣寢既成其墻屋弘  
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

王氏曰言上下四旁皆牢密也。**孔氏曰**君子  
於是居焉所以為尊且大也。**孔氏曰**崔寔恩

集注作約之格格周禮冬官先儒引詩為據亦  
作格格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居力反如鳥斯革如翬  
音輝斯飛君子攸躋于西反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也。**孔氏曰**翼敬  
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

矢行也革變也。**鄭氏曰**伊雒而南雉素質五  
色皆備成章曰翬。**毛氏曰**躋升也。**孔氏曰**

**孔氏曰**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也其四隅  
如矢行而直也其竦起如鳥驚變而悚顛也其

軒翔如翬之飛也孔氏曰斯革斯飛言蒼阿之  
勢似鳥飛也。呂氏曰如翬斯飛覆以瓦而加

丹雘有文采而勢翬舉也謂宮室之美如此宜  
君子升而居之也王氏曰君子攸躋則又言其



高也。○**釋文**曰棘韓詩作初初隅也。棘即反革韓詩作鞠云。趨也。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音政噦噦呼會反其冥莫形反君子攸寤

**毛氏**曰殖殖平正也。王氏曰殖殖其庭言庭地之實也。○**孔氏**曰庭宮寢之前庭也。○**朱氏**曰

覺高大而直也。毛氏曰覺言高大也。○**鄭氏**曰覺直也。○**孔氏**曰楹柱也。○**鄭氏**曰噲噲猶快

快也。○**呂氏**曰正謂正寢。○**蘇氏**曰噦噦深廣之貌。○**呂氏**曰冥謂室之奧突鳥叫反也。王氏曰噦噦其正則知噦噦其冥偏也噦噦其冥則

知噦噦其正是明也。○**歐陽氏**曰宜君子居之而安寤也。董氏曰噦噦其正所謂陽室者也噦噦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於陰陽以為宮室

故其正為陽冥為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

下莞音官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與乃占我夢吉

夢維何維熊于宮反維熊彼宜反維虺許鬼反維蛇市奢反

**鄭氏**曰莞小蒲之席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為莞蒲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

莞筵蒲筵則為兩種席也。莞細而用小蒲。○**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

蒲而實非也。竹筵曰筵董氏曰下莞上簟鄭氏謂與羣臣安奠非也。按几筵莞筵蒲筵則有之

而韋竹無施於席則知所以為寢也。○**孔氏**曰士喪禮云下莞上簟社如初則平常寢卧之席

皆莞簟也。社寢卧之席也。與夙興也。○**爾雅**曰



羅如能蓄白文舍人曰黃白色郭璞云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慙多力能拔樹木蝮虺博三寸管大如擘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為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為蝮虺今虺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

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而又占其夢。

陽氏曰六章以下至於卒章盛陳占筮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為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亦禱頌之辭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王氏曰大人者當時在位之大人孔氏曰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不必占夢之官乃得占也。

董氏曰大人占之與故老占夢何異詩以美為王不害於辭故重其事雖謂大人占之可也。

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王氏曰熊羆疆力壯毅故為男子之祥虺蛇柔弱隱伏故為女子之祥。

身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男則室家君王生女則無父母詒罹人道盡於此矣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宮觀天地之會辯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云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知此則可以言性命之理矣。朱氏曰先王建官設屬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反之裳載弄之璋

音章其泣嗶嗶華旁反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禮天兩圭有邸以祀地主璧以祀日月璋射

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珪曰璋

孔氏曰嗶嗶者聲大也○鄭氏曰芾者天子純

朱諸侯黃朱白虎通曰芾者蔽也行以蔽前

下朱芾諸侯赤芾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

尺皇猶煌煌也○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

鄭氏曰宣王所生之子或且為天子或且為諸

侯○鄭氏曰男子生而卧於牀尊之也○毛氏

曰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孔氏曰裳剛習為

卑璋見效奉臣職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也明欲

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者君

臣之從三行禮者奉璋械襍曰奉璋峨峨也

攸宜是也又子不可常寢於地竟無裳方子亦

不容無祿暫時示男女之別耳○鄭氏曰以璋

者明成之有漸○王氏曰男子不衣之衣而衣

之裳者裳下服也不弄之圭而弄之璋者璋半

珪也成人有漸故也女子其服自幼以至長其

事自易以至難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至

矣○鄭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為吉祥故羊食

我之生也聞其聲者知其滅羊舌氏也○朱氏

曰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

有家為君為王矣○鄭氏曰作室而生子則本

支甥舅自此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反載弄之瓦

鞶非鞶儀唯酒食是議鞶父母詒以之反鞶



**毛氏曰** 禘祫也。孔氏曰：禘，縛兒被也。瓦，紡。芳，國。反。埤音專也。孔氏曰：婦人所用瓦，維紡埤而已。

**儀善也** 出釋詁。○**毛氏曰** 羅憂也。○

**曰** 卧於地卑之也。○**說文曰** 衣之祿，即用其所衣而無加也。○**鄭氏曰** 弄之紡埤，習其所有事也。婦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遯父母之憂。王氏曰：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朱氏曰：在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飲，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

外之志，此之謂也。○**毛氏曰** 無儀，婦人質無威儀也。○**毛氏曰** 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

多。○**丘氏曰** 婦人尚靜默，不當有所是非尚質，慤不當為威儀。○**說文曰** 禘祫也。詩曰：載衣之

禘他計切。○**釋文曰** 韓詩作禘音同。○**東萊曰**

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

章迷其化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

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

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

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

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

六章已下，皆禱頌之辭。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鄭氏曰：厲王之時，特人之職廢

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戍。

**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



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半羊者馬祭之所  
用者少豕犬雞則比失羊為卑故特舉半羊以  
為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為羣誰謂爾無半九十其特而  
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然立反爾半來思其百  
濕濕始立反

**毛氏曰**黃半黑唇曰特○**李氏曰**思辭也○**毛**

**氏曰**聚其角而息濺濺然王氏曰濺濺和也羊

以苦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董

氏曰說文濺為和則濺而北者也同丑之反而

動其耳濕濕然釋文曰同食已復出嚼之也○

王氏曰牛以耳澤為善○山陰陸氏曰牛之為

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

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董氏曰牛

而告之曰誰謂爾無半羊其數若此之多也

也半特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特者之數也董  
氏曰自推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特以特計也

也○皆才細反袖音袖聲音尉○**毛氏曰**言動

息濺濺濕濕者美畜產得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譌五戈反爾牧來思

何河可反藜素戈反何笠音立或負其譌音侯三  
十雜物爾牲則具

**毛氏曰**譌動也何揭也藜所以備雨笠所以禦  
暑孔氏曰藜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

禦雨既夕禮藜笠注俱以為禦雨○**毛氏曰**物



類也○毛氏曰三十雜物異毛色者三十也孔氏曰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

師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譌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李氏曰動息各遂其性○王氏曰牧之

地以有阿有池為善○長樂劉氏曰牧之者日持雨具齋餼糧從牛羊之所宜造以順其性而

蓄其真故牲有餘備矣鄭氏曰祭祀索則有之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丞反以雌以雄爾羊來思

矜矜兢兢其冰反不蹇起反不崩靡毀皮反之以肱占弘反畢來既升

鄭氏曰菴曰薪細曰蒸○毛氏曰矜矜兢兢言堅彊也蹇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朱氏曰既

盡也○毛氏曰升升入牢也○鄭氏曰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以來婦也○毛氏曰及其特婦

而又辯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爾羊來思者與夫君子于役之詩曰牛羊下來者類也矜

矜兢兢者豈非山川艸木之所宜而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於堅彊歟不蹇不崩言羊得其性

而森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山陰陸氏云齊民要

術曰羊有疾輒相汗○長樂劉氏曰不蹇不崩謂羣隊脩廣望之不斷也○毛氏曰麾之以肱

畢來既升言馴擾從人意長樂劉氏曰麾之以肱肱謂馴擾不假答筆也○蘇氏曰使來則畢來

使升則既升言其擾也○東氏曰畢來既升者牧事畢也

牧人乃芻衆維奠矣旒音兆維旒音餘矣大人占

之衆維奠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溱溱側巾



歐陽氏曰：衆維奠矣，但言奠之多也。周官司常  
 縣鄙，建旄州里，建旗詳見出車。○**毛氏曰**：漆漆  
 衆也。○**宋氏曰**：占夢之說未詳，豈古者卜筮之  
 家有是說與？**毛氏曰**：陰陽和則奠衆多矣。旄旗  
 所以聚衆也。○**張氏曰**：衆維奠矣，實維豐年，豐  
 年則民間樂故，以田以奠，夢奠斯豐年之祥也。  
 旄者，旗者，皆田官之所建也。旄統人少，旗統人  
 多，今建旄之處，乃建旗則民庶衆矣。○**王氏曰**：  
 此牧成而考之之詩也，故以吉祥之事終焉。陳  
 氏曰：宮室成而考之，故以人君之夢而考其祥。  
 牧成而考之，故以牧人之夢而書其祥。○**東萊曰**：  
 以斯于稼，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

下者，歲熟民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肯以是為可願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在切反。南山家父音甫，刺幽王也。鄭氏曰：家父字周大夫。○**孔氏曰**：栢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古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曰：仍叔栢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或亦世叔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東萊曰**：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譌取式，譌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許百反。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燄。此蓋反不敢戲談國旣卒，子律反斬何用不監古衡反。



**毛氏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太師李氏曰洪範曰師尹惟曰此師尹不可指其人如此詩曰尹氏大師是尹氏為大師明矣春秋書曰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來甚久且俱瞻視煥燿也李氏曰雲漢曰如煥如焚煥焚之類也○王氏曰如煥者內熱之謂也○**宋氏曰**卒終也○**蘇氏曰**斬絕也○**鄭氏曰**監察也○**陳氏曰**南山國之望太師氏之瞻民之瞻太師也見其所為如此憂心如火之燔灼第畏其威不敢言爾國既至此終斬絕矣汝何不察也○**釋文曰**煥韓詩作炎字書作焮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必宜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天○祖殿反瘥才何反瘥亂弘多民言驟嘉懌七感反莫懲嗟

**毛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毛氏曰**猗長也李

氏曰猗如綠竹猗猗是也薦重也孔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瘥病也弘大也惜曾也○**蘇氏曰**

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驟不猗猗其長也○**鄭氏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

山之為也謂何猶云何也王氏曰不平謂何者發問之辭也○**王氏曰**薦瘥者乖氣之所生曰

方薦瘥則以言其薦瘥之未艾○**李氏曰**瘥亂弘多言瘥亂之大而多也民言驟嘉蓋為民驟

善言但怨譴耳○**蘇氏曰**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

神怒而重之以瘥亂人怨而謗譴其上歟尹氏



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李氏曰惜莫懲  
嗟以見尹氏為惡常自若○董氏曰天方薦瘡  
說文作天方薦嗟嗟殘田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氏丁禮反秉國之均四方  
是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  
空我師

毛氏曰氏本也均平也○長樂劉氏曰維持也

○鄭氏曰毗輔也○朱氏曰弔愍也○毛氏曰

空窮也○鄭氏曰師衆也○孔氏曰尹氏為大

師之官是周根本之臣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為

氏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

氏大族也太師尊官也故曰尹氏太師維周之

氏秉國之平居權衡之任○朱氏曰言尹氏大

師維周之氏而秉國之均則宜有以維持四方

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李氏曰尹

氏不能如此則其亂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

天不弔歐陽氏曰昊天不弔哀此下民不宜如

是之空我師○東萊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

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廣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

已無小人殆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膺音武仕

張氏曰仕猶事也○蘇氏曰罔欺也○朱氏曰

君子指王也○毛氏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

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與此已

同義○毛氏曰殆危也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

亞孔氏曰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

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膺厚也○朱氏

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



者因幽王而欺之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度  
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不可以因君子  
也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寐  
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韜氏曰**瑣  
瑣昏姻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高位也○**東**  
**萊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  
也瑣瑣姻亞則無膺仕謂尹以親暱而置之高  
位者也

昊天不傭音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訕音凶昊天不  
惠降此大戾音麗君子如屆音戒俾民心闕若穴  
反君子如夷音怒怒是違

**毛氏曰**傭均也○**宋氏曰**鞠窮也訕亂也○**韜**  
**氏曰**惠頌也戾乖也屆空也○**毛氏曰**闕息也  
○**鄭氏曰**夷平易也○**蘇氏曰**違遠也○**宋氏**

○**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頌而降  
此乖戾之變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雖然  
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用其至則民  
之亂心息矣君子平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又  
曰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  
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抑有  
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  
焉後皆放此○**釋文曰**傭韓詩作庸庸易也○  
**東萊曰**鞠訕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為之也民  
罹其害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  
難在幽王為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為國之至  
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  
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  
矣幽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



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鄭氏曰**式用也言月月益甚也○**毛氏曰**病酒曰醒成平也董氏曰國之有成其紀綱法令之所存此人主之所操也○**鄭氏曰**卒終也○**陳**

**氏曰**不愍弔昊天亂何時定方且與歲月俱生而使民不寧○**鄭氏曰**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醒矣○**王氏曰**秉國成者王之事也○**歐陽氏曰**

責幽王不自為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孔氏曰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東**

**萊曰**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能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

醒言亂之甚憂之極也秉國成者其誰乎何為不自為政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蓋深尤王之專任尹氏也誰云者不敢斥王之亂也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音領反

**毛氏曰**項大也○**鄭氏曰**蹙蹙縮小之貌騁馳騁也○**歐陽氏曰**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

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騾可往之所○**東萊曰**此章言幽王既不悟賢者有去而已

於是駕彼四牡而特行四牡項領則馬之肥壯固可惟意所適也然我瞻四方則蹙蹙靡所騁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予矣既夷既憐音亦如相騁音由反矣



**朱氏曰**茂盛也○**鄭氏曰**相視也視女子矣言欲戰鬪相殺傷也牙解見秦無衣醕如賓主飲酒相醕醑○**宋氏曰**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醕醑不以爲怪也孔氏曰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董氏曰**此小人之常態也○**鄭氏曰**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  
**朱氏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鄭氏曰**然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之正已者言其爲惡無有已也鄭氏曰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東萊曰**此篇將終矣故復嘆曰昊天

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已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爲身哉

家父佗誦以究王訥式譌五戈反爾心以畜許六反萬邦

**鄭氏曰**究窮也譌化也畜養也○**孔氏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衽衽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佗詩乃復表其詩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朱氏曰**家父佗爲此誦以窮究王致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



畜養萬邦也。○**范氏曰**攻其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為幽王變雅之管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  
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東萊曰**此章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音政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繁扶衰反霜我心憂傷民之譌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瘝瘝以痒。音羊

**毛氏曰**正月夏之四月孔氏曰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是夏四月謂之正

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繁多也。○**鄭氏曰**

譌偽也孔將其大也。○**毛氏曰**京京憂不去也

王氏曰京京大也。○**呂氏曰**瘝瘝幽憂也與下

鼠思泣並文雖小異義亦同也。○**毛氏曰**痒病

也。○**范氏曰**正月辰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

也。○**孔氏曰**觀天災為之憂傷。○**歐陽氏曰**降

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譌言以害於國又甚

於繁霜之害物也。○**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

上也譌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相應如此則

國亡無日矣李氏曰夏商之季至於漢唐之末

天災謫見非不明甚民言謗讟非不深切而君

臣未有覺悟者蓋不如是則國不亡也。○**歐陽**

**氏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大夫言已獨為王憂

耳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



○長樂劉氏曰哀哉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重氏曰譎言石經作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重氏曰譎言石經作偽言○東萊曰凡講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譎言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音庚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餘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毛氏曰瘡病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莠

惡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蘇氏曰莠不實也○毛氏曰愈愈憂懼也王氏曰愈愈憂甚

之謂也○王氏曰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鄭氏曰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

窮苦之情苟欲免身譎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耳善也惡也同出其

中謂其可賤憂心愈愈我心憂如是與譎言者殊塗故見侵侮也蘇氏曰小人傾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惇惇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反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鳥爰止于誰之屋

毛氏曰惇惇憂意也王氏曰惇惇獨也○東萊

曰祿福也無祿猶言不卒也○鄭氏曰辜罪也○宋氏曰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

虜亦以爲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言不卒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隨以

淪陷而并爲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鳥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王氏曰民有欲

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又王不能入而民無所



得祿則釋王而從祿于他鳥之為物唯能食已  
則止其屋民之從祿將如此哀者哀其如此瞻  
者瞻其將然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蒸及民今方殆視天芻芻  
莫紅及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  
云憎

**毛氏曰**中林林中也○**鄭氏曰**侯維也林中大  
木之處而維有薪蒸耳○**爾雅曰**芻芻亂也○  
**朱氏曰**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以其形體謂之  
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  
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  
霍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為皂隸亦猶是也王氏  
曰君之剝削於民而至於盡猶人之侵伐林木  
以致薪蒸者也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之芻芻

若無能為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

**陽氏**今方危殆而仰瞻天則芻芻然而無所告  
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為天  
所勝者申包胥曰人眾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不欽天豈有所增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爾  
謂山蓋軍為岡為陵民之譌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老訊音信之占芻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陽氏曰**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  
謂聖也○**歐陽氏**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  
尾毛色不同而別之鳥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  
人所難別故引以為言○**毛氏**謂山為卑則  
有為山脊者有為大阿者而皆以為卑民之譌  
言變白為黑如此乃不戀艾之何也○**陽氏**  
王既任小人不正譌言而愛好鄙碎共信微祥



召彼元老病舊有德者但問之占蒞之事言其  
侮慢長老也朱氏曰方且召彼故老而問之以  
不急之事○前漢藝文志曰惑者不稽諸躬而  
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蒞傷其  
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呂氏曰召彼故  
老訊之占蒞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其車既載乃  
棄爾輔皆不信仁賢之實也○**三**亂甚矣不  
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訊之占蒞則其迷亦甚  
矣唯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聖而上下同德如  
烏雌雄無以相別也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  
君之國事將日非失公曰何故對曰有由欬焉  
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  
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人莫敢矯其非君  
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

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  
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踏  
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  
虺驍鬼反場星歷反

**三**局曲也孔氏曰曲者曲身也踏累足也

說文曰踏小步也春理也○**三**崔靈恩集

注以虺為蝮○**三**場蠖也孔氏曰釋奠云

蠖蠖蠖場蠖名蠖蠖蠖守宮也李廵曰蠖蠖一名

蠖蠖蠖場名蠖蠖蠖守宮○董氏曰陸璣

以虺場為蠖蠖鄭康成以虺場為蠖蠖攷詩書

以虺為場者○**宋氏**曰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

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踏家語曰孔子讀詩

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



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  
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  
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  
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  
不踣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  
人號呼而出斯局踣之言者非誕也乃有論序  
有脊理○  
而使之至此乎王氏曰當是時也人之害人者  
則為虺畏人者則為蜺矣

瞻彼阪音反田有苑音鬱其特天之抗五忽反我  
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

力  
有苑音鬱茂特之苗○  
抗動也仇仇

誓五報反也孔氏曰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  
璞曰皆傲慢賢者○  
力猶用力也○

猶昏亂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亦  
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為風雨以抗動之惟恐其  
不勝鄭氏曰謂其迅疾也亦猶賢者之特立而  
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歐陽  
氏曰云天之抗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

○蘇氏曰方其求我以為灑也如恐失我爾○

孔氏曰其得我則空執雷我其禮待我整鬻欬

○蘇氏曰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

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朱氏曰求之甚艱

而棄之甚易言其無常耳○鄭氏曰言其有貪

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歐陽氏曰此章大夫自



傷獨立於昏朝之亂也大夫既傷獨立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釋之**死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力詔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似威呼悅反之

**孔氏曰**結纏結也○**歐陽氏曰**正政古用字多通○**毛氏曰**厲惡也○**毛氏曰**火田為燎燎之

方盛之時炎熾燥怒也○**毛氏曰**宗周鎬京也襄國也姒姓也滅滅也釋文曰威齊人語也○

**鄭氏曰**心憂如有結之者○**歐陽氏曰**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王氏曰厲危也正危則以邪勝故也○**李氏曰**火之燎于原寧有

能滅之乎今也赫赫宗周而乃為褒姒所

滅誠可駭也朱氏曰赫赫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毛氏曰**幽王惑褒姒以為

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孔氏曰宗周未滅詩人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歐陽氏曰**此詩

上七章皆述王信譌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終其求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才再反下同將七羊反伯助予

**毛氏曰**窘困也**孔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幅以防輔車○**鄭氏曰**輸墮許規

反也○**毛氏曰**將請也伯長也○**鄭氏曰**幽王

日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未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求懷又窘陰雨○**宋**



氏曰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毛氏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鄭氏曰**乃棄爾輔謂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蘇氏曰幽王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董氏曰**韓詩章句以寔為迫○**東萊曰**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誨之也

無棄爾輔負音云十爾輻方六反屢顛爾僕不輪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毛氏曰**負益也○**宋氏曰**輔所以益輻也孔氏曰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鄭氏曰**

屢數音朔也僕將車者也○**歐陽氏曰**戒其無

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

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絕險而不

以為意則宜其覆矣○**蘇氏曰**告之而不信故

又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李氏曰不棄爾輔負

于爾輻可謂慎矣猶以為未也而又屢顧爾僕

然後不至於多難今幽王乃終然踰於絕險之

地而不以為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范氏曰**

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為喻

魚在于沼之紹反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

之紹音灼憂心慘慘十感反念國之為虐

**毛氏曰**沼池也○**鄭氏曰**沼沼易見也○**毛氏**

**曰**慘慘猶戚戚也○**王氏曰**魚在于沼其為生

已蹙矣是以匪克樂也○**鄭氏曰**君子立於衰



亂之朝譬如愈之在沼非其所樂○**王氏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以譬君子雖潛伏無所容也處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也慘慘則幽愁之至也孔氏曰賢者在朝廷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姓名聞徹不可以避莫知所終○長樂劉氏曰貞雖然潛伏於深淵亦為罟罟者所獲士雖隱晦於山林亦為羅織者所麗言危亂之世有遺君子在朝不可也在野不可也○**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脊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實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沈沈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在爾爾威曰終險絕險曾是不意文中子

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戶交反洽比毗志反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毛氏曰**洽合也○**孔氏曰**比親比也○**毛氏曰**云旋也慙慙欬痛也○**李氏曰**小人有旨酒嘉穀和洽其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

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

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

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王氏曰君子困感而小人得志有酒食以

洽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昏姻甚稱說其為善則君子矢志窮獨其憂甚矣慙慙則疾痛之至也○歐陽氏曰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

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肴與其鄰



里親戚為樂者而我獨憂也○**釋文**殺作肴曰  
本又作殺

此此音此彼有屋較較音運方有穀民今之無祿  
夭夭於遙反是擄陟角反奇哥我反矣富人哀此  
惇獨

**毛氏**曰此此小也較較陋也○**鄭氏**曰穀祿也

○**宋氏**曰擄害也○**毛氏**曰奇可獨單也○

**氏**曰此此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較

較歛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氏**曰此此

者有家而較較者方且有祿未艾也而民反無

祿○**蘇氏**曰民方無福故天之夭孽並出而擄

奪之王氏曰此此較較者擄害之也富人猶可

勝也惇獨甚矣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

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

以勝其不貧者愈不堪也○**說文**曰恂小貌從

人從凶詩曰恂恂彼有屋斯氏切○**後漢書**蔡

邕釋誨云速速方較注謂小人乘寵方較而行

也○**東萊**曰勞役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輕

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又就

其間自較其淺深故曰奇矣富人哀此惇獨使

民至是蓋甚可憐矣

正月十三章章章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月辛卯

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

民亦孔之哀

**毛氏**曰交日月之交會孔氏曰日月交會謂朔

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

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曆象爲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鄭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竹方張氏曰詩有夏正無周正獨此詩爲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議者疑其傳會而爲此也。○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歟正陽之月言尤忌之夏之四月爲

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爲純陰故謂之陽月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

**孔氏曰**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灋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毛氏曰**醜惡也。○**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宋氏曰**此則係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爲醜也孔氏曰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



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王氏曰：月有盈虧，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微，則非其常。○鄭氏曰：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蘇氏曰：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皆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隳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李氏曰：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日繼月明，則陰為之食矣。凡日月之食者，皆不用其常道，不用其良，不用善人也。臧，善也。○孔氏曰：猶言一何不善。王氏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據

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為常也。此日而食，則為變大矣。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月未嘗食，抑亦以為常故。爾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燁燁于輒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甫味反。騰山冢，率徂恤反。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潛七感反。莫懲。

毛氏曰：燁燁，震電貌。震雷也。○朱氏曰：寧安也。今蓋也。前漢李尋傳注：雷電失序，不安不善。

毛氏曰：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鄭氏曰：率，崖。崑爾雅注：率謂山峯頭巉岩者。潛，曾也。○孔氏



幽王之時不但日食又燁燁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過常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峯然崔嵬者皆崩落高大之岸陷為溪谷深下之谷進出為陵毛氏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陳氏曰因山頂之高者崩故陵谷由之以改易所陳皆當時實事○宋氏曰災異之衆如此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劉向上疏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王氏曰哀而怪之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側反子心史歐俱衛反維趣七交反馬橋音矩維師氏餘贈反妻燦音扇方處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橋皆氏孔氏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聚蹶橋單言又聚子以子配之若魯子閔子欬故知皆氏○宋氏

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緬六官之事也○鄭氏曰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

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孔氏曰王肅以此宰為小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家伯維宰

謂此宰夫也小宰宰夫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以此知家伯是冢宰也此大率以官高為先而

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子



奪之濶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孔氏曰序官  
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師氏亦中大  
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毛氏曰**豔妻褒姒美  
色曰豔前漢谷永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豔  
妻驕嬪日以不臧注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閭妻嬖方處言厲王  
無道內寵熾盛○班婕妤賦云悲晨婦之作戒  
兮哀襄閭之為郵嬖熾也○**王氏曰**求變異所  
以用七子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妻嬖方  
處故也豔妻言其配王以色而已非以德也嬖  
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徒  
也鄭氏曰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嬖寵方熾之時  
竝處位言女謁行之甚也雖官有尊卑權寵相  
連朋黨於朝是以疾黃○李氏曰羣小人用事

又有豔妾交結於內則其勢蟠結不可解也○

**經文** 蹶佗蹶

抑此皇父音烏豈曰不時胡為我佗不即我謀徹我墻  
屋田卒汙音烏萊音來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  
矣

**朱氏曰**抑發語辭○**毛氏曰**時是也○**朱氏曰**

佗動也即就也卒盡也○**毛氏曰**下則汙高則

萊孔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禮記曰汙其宮而

豬鬻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

也○**鄭氏曰**戕殘也○**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

之小人而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

**王氏曰**言皇父所為自以為是鄭氏曰言其不

自知惡也故佗我以徙而不即我謀乃徹我墻

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卒汙高者卒萊長樂劉



氏曰何為於我民居有大興作而不先即我民以謀之。○朱氏曰或曰廢其田宅以為池為圃也乃曰予不戕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為為不時乎鄭氏曰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常禮下供上役其過當然言文過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擇三有事宣侯多藏才浪反不勅心臭觀反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祖向

**毛氏曰**向邑也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三有事國之三卿宣信也侯維也○**爾雅曰**勅強也且也鄭氏曰勅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宋氏曰**祖往也○**王氏**

**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鄭氏曰皇父專權足以自此聖人作都于向徒民而作其邑也○**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此列國也鄭氏曰禮畿內諸侯二卿○**毛氏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氏曰三卿皆取聚斂之臣○王氏曰擇三有事宣侯多藏則其用人維貨其吉也○**鄭氏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王氏曰**不愆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老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氏曰皇父於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往向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陳氏曰擇多藏之人以為三公懼故老在位盡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漢靈帝時西園有三公之



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鄭氏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董氏曰**以實其邑也

龜民九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刃反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噶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妹反憎職競由人

**鄭氏曰**囂囂眾多貌○**孔氏曰**孽災害也○**蘇**

**氏曰**噶聚也沓重複也毛氏曰噶猶噶噶沓猶沓沓○**毛氏曰**職主也○**鄭氏曰**詩人賢者見

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蘇**

**氏曰**無罪猶且見讒而况敢告勞乎下民之孽

非天之所為也噶噶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相

憎專力為此者人也而豈天哉陳氏曰噶聚談

也沓很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

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尊未可歸於天也○

**前漢劉向**上疏曰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

罪無辜辛讒口噶噶釋文囂囂作噶噶韓詩作噶

噶○**說文曰**傳聚也從人尊聲詩曰傳沓背憎

○**釋文曰**沓作噶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莫肯反四方有羨餘箭反我

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

傲我友自逸

**毛氏曰**悠悠憂也痲病也羨餘也○**王氏曰**徹

通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

病矣又曰此所謂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

者也○**孔氏曰**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

憂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王氏曰

凡民之不如也○李氏曰幽王之時豈四方之



民盡皆饒羨優游大夫方言已之勤勞故為此  
辭學詩者當以意逆之○**王氏曰**不通則以言  
其窮也其窮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傲親屬之  
臣心不能已陳氏曰不然則不應不去也○**韻**  
**圖**里顧野王作瘵○**韻**以瘵為病集注同  
之今毛以里為病蓋當毛作傳時字為瘵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霖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  
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  
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  
常棣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  
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  
無此義與序絕異當缺其所疑劉諫議曰嘗讀

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  
也比毛詩篇皆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  
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  
曰無衆也書曰度州繁蕪說文曰蕪豐也則雨  
衆多者其為政令不得一也故為正大夫之刺  
浩浩古老反吳胡老反天不駿音峻其德降喪饑  
饉其斬反斬伐四國旻密巾反天疾威弗慮弗圖  
舍音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音倫胥息  
夙反以輔音烏反

**韻**浩浩廣大流通之意○**毛氏曰**駿振也  
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饑○**毛氏曰**旻天上有  
昊天明此亦昊天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昊  
天誤也○釋文曰昊本有作昊天者非也○**鄭**  
**氏曰**慮圖皆謀也○**毛氏曰**全置也淪陷也○



**鄭氏曰**鋪徧也○**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畧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爲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辰其德既又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矣何也○**董氏曰**韓詩作薰膏以痛章句曰薰帥也膏相也痛病也前漢序傳云烏呼史遷薰膏以刑注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師古曰詩小雅兩無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膏以鋪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夷世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戾曰去臧覆芳服反出爲惡

**毛氏曰**戾定也○**鄭氏曰**正戾也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戾是也○**毛氏曰**勩勞也○**孔氏曰**三事大夫王肅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李氏曰徐安繼以謂周官曰三事登大舉三公及大夫也○**朱氏曰**臧善也○**毛氏曰**覆反也○**鄭氏曰**周宗者周爲天下之宗也○**毛氏曰**方是時周末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朱氏曰周宗姬姓之宗也既滅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既見矣○**毛氏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矣正大夫離居去位也其下大夫勞必從事故曰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無尊主之禮也幽王屏棄故老侮慢諸侯其大臣不使其諸侯不王故大夫憂之戾王之傲



懼而用善反出於為惡莫之懲焉孔氏曰君臣  
解體國將滅亡我度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  
用善而王反出為惡○董氏曰至此則宜反善  
矣度幾其日望之而覆出為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  
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氏曰**辟法也○**宋氏曰**臻至也○**鄭氏曰**凡

百君子謂衆在位者○**鄭氏曰**幽王日益不悛

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濃度之言王終莫

肯信者鄭氏曰如何乎昊天痛而想之也為陳

法度之言不信之也○**范氏曰**辟言不言法語

不從也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

已憂之則又告其羣臣使皆敬其身○**王氏曰**

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

也畏天故也朱氏曰凡百君子不可以王惡而  
自恣也亦各敬爾身而已不敬爾身不相畏也  
不相畏不畏天也○左傳季文子曰詩曰胡不  
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戒成不退幾成不遂曾在登反我誓思列反御憐  
憐子感反曰瘁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  
則答諸言則退

**毛氏曰**戎兵也遂安也蘇氏曰遂進也易曰不

能退不能遂○**鄭氏曰**曾但也○**毛氏曰**誓御

侍御也國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說文曰誓

狎習相慢瘁病也○**鄭氏曰**訊告也○**毛氏曰**

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幾困已成而不能

恤而安之○**鄭氏曰**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憐憐

憂之大臣無念之者王氏曰患難如此則凡百



君子宜任其憂責然慘慘然日瘁則我誓御而  
已蓋王所親厚聽用誓御而已則患難之憂非  
其誓御誰肯任之○**朱氏曰**凡百君子莫肯以  
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  
不敢盡言也一有諍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  
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  
臣之義豈可以若是忍乎○**文潛**潛作慘慘  
○**東萊曰**誓御如揚雄為郎於哀平之世是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逐反維躬是瘁祖醉反  
寄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寄可也哀賢人不得  
言○**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  
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  
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若出是舌

小人惡直將共害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  
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  
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  
曰忠實之人辭不能自達而病其躬巧言之人  
以能曲折應變無所疑止而俾躬處休矣○**蘇**  
**氏曰**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常可人意  
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朱氏曰**言  
此所以深嘆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  
可使怨及朋友

**毛氏曰**于往也○**鄭氏曰**棘急也○**蘇氏曰**人  
比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  
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在道者王之所  
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在道者見怨於



友此仕之所以難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  
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息嗣反泣血  
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王氏曰**鼠思憂思也范氏曰凡物之多畏惟鼠

為甚○**毛氏曰**無聲曰泣血○**蘇氏曰**仕之多

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  
已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  
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  
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  
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范氏曰君  
子問周之將亡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迂于王  
都以繫天下之心○**孔氏曰**以其拒已又責之  
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故汝遷者以孤特在朝無

所出言而為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爾何為拒  
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  
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  
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為辭也

兩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

章章六句

邶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八句





Blank lined page with horizontal ruling lines.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text.







